

历史文化书系

千年不败

陆其国◎著

中

山

陵

纪

事

百家出版社

历史文化书系



千年不败

陆其国 著

——中山陵纪事

百 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不败：中山陵纪事 / 陆其国著. —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8

ISBN 7-80703-088-7

I. 千... II. 陆... III. ①中山陵—简介②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IV. ① K928.76 ② K26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827 号

丛 书 名 历史文化书系

书 名 千年不败——中山陵纪事

作 者 陆其国

书系策划 姜逸青

责任编辑 丁翔华

装帧设计 张 宙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印 刷 常熟市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60×98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45 000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 000

ISBN 7-80703-088-7/K·4

定 价 33.00 元

作者简介



陆其国 男，1954年7月出生。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等。已出版《畸形的繁荣》、《解密档案》(B卷)、《风起大漠》、《老上海迷人风情》等著作。2002年夏，曾应香港展能艺术会邀请，赴港作文学讲座。同年，荣膺“上海市自强模范”荣誉称号。现供职于上海市档案局。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自序

《千年不败——中山陵纪事》是我继《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风起大漠——敦煌纪事》后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历史报告文学。写作这三本书，花去了我整整五年时间，这当然不包括我数十年来的史料积累和写作前漫长的阅读准备阶段。

依托中山陵来写孙中山，或者通过孙中山来写中山陵，实实在在在我脑际酝酿了十多年。1991年夏末秋初，为纪念辛亥革命爆发80周年，我曾应上海劳动报社约请，只身赴南京中山陵采访。随后，10月6日的《劳动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 my 采访文章。可以说，萌念写作《千年不败——中山陵纪事》，正是始于那个时候。

岁月流逝，十年一瞬，转眼又将迎来孙中山先生逝世80周年纪念，这终于促使我将全副精力倾注到了这部作品的构思和写作之中。全书从1925年孙中山先生北上时的北京一病不起、弥留之际立遗嘱起笔，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写出逝世后的孙中山先生还影响着中国什么，又是怎样影响的？以及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围绕着他的葬事，又发生了哪些曲折而鲜为人知的故事，它们又是如何发生的？……而中山陵的整个设计和建造过程，正好给我的叙事，提供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力图用文学的笔触、史学的视野、文化的精神，真实地再现当年令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历史一页，以向读者呈现出宏大开阔、惊心动魄的社会事件；百态千姿，幽微曲折的历史浪波；高昂激奋、生动可感的人物歌哭；纤毫毕现，蔚为大观的生活场景……

我感受犹深的是，这三部长篇每杀青一部，我都有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写作时的全身心投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每写一部，我感到肚子里多年的学识积累正在日渐掏尽，这种付出过程可能就像一位临产前经历阵痛的产妇！

曾经有不少朋友问过我，“你写的是历史著作还是文学作品？”我相信，面对这部《千年不败——中山陵纪事》，这样的问题一定还会出现在我面前。在我看来，这尽管不是一个怎么复杂的问题，但也不至于简单到非彼即此，或非此即彼。直白了回答，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历史中有文学，文学中有历史。我始终认为，创作长篇历史报告文学，决非简单的追述往事、再现旧景，而是应该将历史记忆中偶然的、碎片拟的“现实采撷起来，重新进行建构，使之在过去与当下之间由连接而产生一种超越时空的坚实回响。所以就这重意义来说，写作者融合进长篇历史报告文学中的思考的深入，远比他在文本形式和史料取舍上的着力重要得多。

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学》中，提出了“成文历史”的新概念，他还强调“历史作品以叙事散文的话语作为言语结构。”我对此的理解是：重述历史，首先要“当作一种文学形式来处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呈现“历史”。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给自己用五年时间倾心创作的这三部长篇，全部归入“历史报告文学”范畴。我让这样的文本来承载这些故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曾经的历史在今天的大多数读者读起来时，不显得那么枯燥，不显得那么乏味。总之，我想尽力让我写的书，使读者阅读起来觉得“好看”。

这样的“好看”当然与戏说风马牛不相及，就像报告文学反对杜撰一样，历史报告文学同样拒绝戏说。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多一些浮躁年代的沉潜、物质时代的思想。尽管我知道我做得还很不够，但我会时时告诫自己力求努力做得好些、再好些。我觉得惟有这样，才能报答我的家人，以及所有关心、支持、并帮助过我的朋友们。

还有使我深怀感激的，是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对我的鼓励；他曾以

他“自学成才”的经历来勉励我勤奋奋进，这都将使我受用无尽。这次，王老又欣然为我这本书题写了书名，这一方面使我深以为荣，另一方面我更将它看作是对我的一种激励。

陆其国

2004年3月于上海沪西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篇 向生命告别	1
第一章 抢救	3
第二章 遗嘱	18
第三章 暂厝	34
第二篇 紫金山印迹	51
第四章 钟山	52
第五章 北上	71
第六章 选址	85
第三篇 碧云寺风云	111
第七章 遇险	112
第八章 工程	123
第九章 雕像	136
第四篇 流淌的远路	157
第十章 迎榱	158
第十一章 奉安	172
第十二章 典礼	193
第五篇 浩气盈山川	209
第十三章 陵墓	210
第十四章 故事	224
第十五章 不败	238
参考书目	253

第

①

篇

向生命告别

孙中山知道死神已在向他招手，此刻，他苍白的脸上显得异常平静。目光尽管已经神采不足，但却仍然不乏坚毅，这



时候大家看到他努力微笑了一下，好像他要用微笑告诉大家，不必惊慌，我们总有一天都要向自己的生命告别。



1905年7月，孙中山与黄兴在东京首次会面，商谈筹建同盟会。8月20日，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图为1905年的孙中山。



第一章 抢 救

他终于病倒了，病倒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乌云笼罩下的北京城。

他知道自己早就病了，但他不相信自己这么快会倒下，在他看来，病和倒完全是两回事，这就像一个人可以经历失败，但失败并不意味着倒下。事实上，他一生不乏传奇色彩的行迹足以印证这一点。正因为他心中有着不倒的意志和信念，所以在他一生所经历的波诡云谲、跌宕起伏、风云变幻、大起大落的征程中，尽管品尝到了许多次令他刻骨铭心的失败滋味，甚至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却丝毫也没有摧毁过他坚强的意志和执著的信念。他是那种你可以打败他，但却永远无法打倒他的铮铮硬汉。

發刊詞

孫文

近時雜誌之作者亦夥矣，誇詞以爲美，臆論而無所根據，摘垣索窺，不獲則反覆其詞，而自惑求其時勢，以立言如古人所詁對症發藥者，已不可見，而丈夫孤憤宏議，遠勝將來者乎？夫羣羣之道與眾俱進，而擇別取舍，惟其最宜，此章之歷中，既與彼羣殊，則所以拉而進之之階級，不無後先進止之別，由之不貳，此所以爲與論之母也。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民主義爲民、族、民權、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厥爲世界開化人智爲蒸物，發舒百年鉅計，千載經濟問題，憲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興。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播揚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遇變

[illegible]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图为《民报》发刊词。



不幸的是，现在无情的病魔向他发起了猛烈袭击，其凶猛和激烈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即使是硬汉，毕竟也是血肉之躯；他可以和面对的国家机器较劲，但却终于无法击溃必欲置他于死地的病魔的攻击！

他是于1924年12月31日下午，由年轻美丽的夫人陪同，从天津乘火车进入北京，然后下榻北京饭店的。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刚到天津即经受刺激，使他心情大为不快，这次病魔对他的袭击，应该还不致于这么快就使他向生命告别。现在不幸发生了，由于这次病势来得格外凶猛，他生怕中途躺倒，于是不得不加快从天津到北京的步伐。他此番一路曲折北上的目的地就是北京。

孰料他进入北京，竟然就此一病不起！



1924年11月2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日本神户。图为孙中山、宋庆龄和日本人合影。



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宋庆龄乘“上海丸”轮船取道日本转赴天津。图为孙中山在轮船上讲演时留影。





1924年11月30日，孙中山乘船由日本赴天津。图为孙中山与宋庆龄在船上合影。

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孙中山，名文，号逸仙；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的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上，孙中山被大家一致推举为总理，所以人们又以孙总理称呼他。

孙中山是以年近60岁之身，经连续多天陆地、海上狂风巨浪的颠簸劳顿，一路到达天津的，那天是1924年12月4日。在天津张园行辕，孙中山肝、胃旧病复发，并伴有高烧。本来一到天津，他即准备发表演说的，现在只能取消了。这“命令”是老资格的德国医生

施密特给他下达的。当时施密特医生很快来到张园孙中山的下榻处为他进行诊治，这位老资格的德国医生当时也出现了闪失，他误以为孙中山乍到天寒地冻的北方，身体只是一时不适，因此患上了感冒，便给他开了些药，叮嘱服药后好好休息。尽管如此，他不敢掉以轻心，来到外屋，施密特医生特地将一位举止端庄、气质娴雅的年轻女士叫了出来，神色凝重地告诉她：“夫人，孙总理的病应该进京医治为妥。近期凡一切演讲、宴会概予谢绝，以休养为要。”这位年轻女士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

听施密特医生如此说，宋庆龄白皙的脸上掠过一丝忧虑，她何尝不想陪同孙中山先生早日进京治疗，即使仅为孙中山健康着想，她也恨不得立刻让他住进北京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专家为他医治。她深知此番北上，肩负关系中国命运的重要使命。





1924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天津的留影（此乃孙中山之最后遗像）。

但现在的问题是，孙中山自己并不打算立马进京，他还想再密切观察一下北京的局势。关于孙中山北上的历史背景和前后经过，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进行讲述，现在我们注意到孙中山服了施密特医生开的药后，感觉似乎好多了。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为之稍稍放下一些心。

但仅仅过了两天，即12月6日中午，孙中山吃了少量午餐，刚想休息一会，突然一阵剧痛像针刺一样迅速从肝部传遍全身，他下意识地握紧拳头抵住肝部，以缓解剧痛。宋庆龄在擦拭他额上渗出的大颗大颗的汗水时，感到他的额角发烫。一试体温，果然，他发烧了！而此时孙中山已痛得眉头紧蹙，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施密特医生再次来到了孙中山身边，这次他还同时请来了一位日本医生。经诊治，两位医生确认，这是胆囊

炎发作。开好药，施密特叮嘱宋庆龄：“夫人，孙总理服药后，一定要让他休息好。”

孙中山服药后痛果然止住了，高烧也很快退了下去。睡了一晚，第二天体温就恢复了正常，这让大家舒了口气。

然而这却是假象，《迎榑专员办事处关于孙中山逝世之追忆》记载：

诂意十二月六日（孙中山）肝痛愈烈，几不能发言。七日，肝痛渐止，就病榻前与客会晤，八日，病愈瘥，与京津奉诸要人接晤甚欢。如



是者，旬余。嗣闻临时政府行文各国使署，有尊重历来条约之意，所谓容纳本世纪政见，完全反汗，因大感伤，遂欠安适。十九日，肝、胃病转剧，至二十五日稍愈。段（祺瑞）氏来电敦促，乃定三十一日入京。以旧恙未痊，下车后即入北京饭店，以便医治。延协和医院医生狄博尔、克礼二人与施密特会同诊治，决为最烈肝病。欲用外科手术探查病状，总理不许，只约克礼以内科施治。越晨，为十四年元旦，遵诸医谆嘱，息居寓楼，一意疗养，虽车马阗溢，悉由从者接应。至四日，精神渐复，惟睡眠不安。五日，施以注射，似甚安眠。如是者，凡半月余。至一月二十一日前后，体温升降忽失常度，脉搏亦陡异，医士乃特别注意。

当时北京临时政府由段祺瑞执政。为了使各国驻北京公使承认北京临时政府，段祺瑞竟然应各国驻北京公使要求，以尊重不平等条约作为交换条件。这在孙中山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这分明是以国家利益在作交易。所以12月18日那天，病中的孙中山在天津会见段祺瑞派来欢迎他前往北京的许世英、叶恭绰等人时，孙中山大动肝火地责问道：“我在外面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敬他们，又何必来欢迎我呢？”就是这一气，加重了孙中山的肝病，使他身体更加虚弱不堪，难以行动。这样一来，原定22日赴京的计划也只得延期。

孙中山当时的病况是，医治一下，服点药，情况便略有好转，一旦受刺激，情绪一激动，就又出现危险症状。如是几次反复，孙中山的身体愈来愈虚弱。而这样的情况，北京各界民众并不知道，他们只盼望孙中山早日到北京。

这时候段祺瑞也再次致电孙中山：“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

孙中山忍着病痛的折磨，终于答应段祺瑞：定于12月31日入京。不过，后来在临动身赴京前，孙中山严正发表了一份书面宣言，表示：“（孙）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左图)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由天津抵达北京。此为《申报》的报道。
(右图)当日北京天安门前热烈欢迎的场景。

就这样,孙中山支撑着病体,进入了北京。孙中山到京后先入住北京饭店。1月21日,他的病情骤然加重,体温忽高忽低,毫无规律,高烧起来时,药已控制不了,有时却又莫名其妙地降下来。1月23日,为孙中山治疗的德国医生克礼发现孙中山眼球中出现了星星点点的黄晕,心里顿时一紧,以他丰富的经验足以判断出,这是孙中山肝脏中的脓将侵及身体其他部位出现的症状。克礼医生认为应该立即给孙中山施行手术,越快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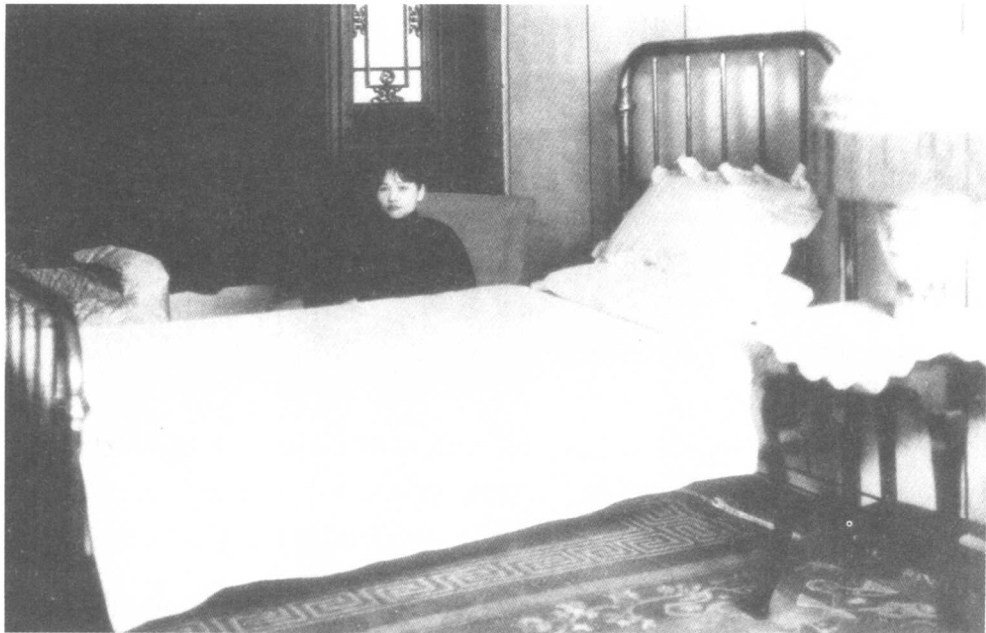
一场围绕关于给孙中山施行手术的方案商讨会,在协和医院举行了。参加商讨的有中国医生,还有美国医生、德国医生。大家对克礼医生的手术建议多持慎重态度。孙中山毕竟已近花甲之年,他的身体能经受住结果难以预料的外科手术吗?

这次商讨会最终没能作出决定。

从1月24日起,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孙中山全身、尤其是双脚出现红肿,无法进食,努力咽下少量稀食,很快就呕吐一尽。到了26日上午,协和医院几名外科医生再次为孙中山诊治后,断定孙中山的病情已进入危险期,他们马上与宋庆龄商量,说如果再做手术,孙中山立死无疑。听罢医生的意见,宋庆龄禁不住泪水盈眶。就在这时候,病榻上的孙中山让人来叫她,宋庆龄赶紧擦去眼泪,努力平和自己的心情来到孙中山病榻前。



宋庆龄在孙中山
病榻前



孙中山紧紧握住夫人温暖的双手，看得出，他在忍受巨大的病痛折磨。看着这情景，万分揪心的宋庆龄不敢把自己的情绪流露到脸上，她只能强抑自己，用目光回应丈夫：我在您身边，同志们都在您身边。这时候，只见孙中山困难地嚅动了一下嘴唇，吃力地问起了自己的病情：“别瞒我，告诉我实情。”

宋庆龄犹豫了一下，说：“医生会有办法的，现在要尽快给您做手术，您同意吗？”

孙中山信任地望着夫人，嘴角浮起一丝笑意，轻轻点了点头。

当天下午3时左右，孙中山被推进了协和医院手术室。为孙中山做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协和医科大学外科主任、教授邵乐尔，院长刘瑞恒任助手，在场的还有德国医生克礼和一位俄国医生。当邵乐尔教授谨慎地切开孙中山的皮肤后，他的眉头一下子蹙紧了，病人的肝脏已坚硬如石，他意识到自己看到了最不愿看到的现象。手术共进行了25分钟。病理化验分析报告很快出来了：孙中山患的是肝癌晚期。《迎榘专员办事处关于

